

茶马古道

景宜（白族）著

茶马古道

景宜（白族）著

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茶马古道 / 景宜著. —北京: 民族出版社, 2005.7
ISBN 7-105-07169-9

I. 茶... II. 景... III. 电视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81495 号

茶马古道

著 者	景 宜(白族)
策 划	禹宾熙
责任编辑	黄 勤 彭新良
出版发行	民族出版社
网 址	www.e56.com.cn
地 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和平里北街 14 号
邮政编码	100013
印 刷	艺辉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05 年 7 月第一版
印 次	200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开 本	16 开
印 张	23.25
字 数	580 千字
书 号	ISBN 7-105-07169-9/I·1546(汉 495)
定 价	38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

(投稿热线:010-64299507;发行部电话:010-64211734)

《茶马古道》

剧情介绍

故事发生在 1942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。

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，缅甸沦陷，滇缅公路被迫中断。由此，最后一条通往中国内地的道路也被切断，使外国援华的物资无法从缅甸运入中国。

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时，贯穿滇、川、藏直达印度的茶马古道成了惟一能运送国际援华物资的地面通道。拉萨，成为了中国大西南商旅云集的商业大城市。这时候藏族、汉族、纳西族、白族、普米族、回族、彝族各民族的马帮组成浩浩荡荡的民间商队，延续着他们世代代血脉相连的命运，走上茶马古道。

西藏拉萨巨商尼玛次仁、云南三江土司的儿子格桑加措与纳西族大商帮“木家昌”新掌柜木什罗，大理白族茶王杨老爷的世代恩仇又到了风云交织、矛盾突变的时候；在日本特务静安、杀客七指狼和拉萨“鹤吉昌”老板陈佩雄的挑唆下，一场新的复仇在茶马古道上激烈展开。然而，大敌当前，生死与共，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使各民族商帮之间所有的前仇恩怨都得到化解，保证了抗战物资的运输和内地与滇、川、藏政治经济的联系，展现了一幅幅壮丽神奇的史诗画卷。

《茶马古道》

剧中人物表

木石罗：云南丽江木老爷家二少爷，纳西族人，二十多岁。茶马古道上木家马帮的大马锅头，后为抗日联合马帮大首领。

杨花依：云南大理茶王杨金荣的女儿，其实为尼玛次仁与芭拉的私生女，十九岁。

尼玛次仁：西藏拉萨巨商，藏族人，五十多岁。拉萨商会会长，木石罗的姑父，格桑加措的叔叔。

格桑加措：云南三江土司之子，茶马古道上的又一大马锅头，藏族人，二十多岁。

杨金鹏：云南大理茶王杨金荣的弟弟，花依的叔叔，五十多岁。

贡布：西藏噶厦主管商务的大噶伦，五十多岁。

陈佩雄：贡布的养子，汉族商人，二十多岁。其父陈子英在江孜大战中牺牲。

静安：六十多岁，僧人，原名克里巴木，缅甸人，日本间谍，江孜大战时是木更的管家。

白玛活佛：白玛寺活佛。

给给：木石罗的舅舅，木家的大管家，四十多岁。

阿顺代：木家的马锅头，普米族人，三十多岁。

木更：木石罗的爷爷。

阿旺格桑：格桑加措的爷爷，当年江孜大战藏军十八勇士头领。

木老爷：木石罗的父亲，七十多岁。

阿密纳：尼玛次仁的夫人，木石罗的姑姑，四十多岁。

《茶马古道》

木茨格：木石罗的大哥，三十多岁。

烈珠喇嘛：原名苏达，六十多岁，当年江孜大战中的藏军勇士，后为白玛寺僧人。

芭拉：烈珠喇嘛的女儿，四十多岁，大理茶王杨金荣的二姨太，花依的生母。

木沙：木石罗的叔叔，六十多岁，是木家在噶伦堡商号的老板。

阿撒米：木沙的养女，二十多岁。被养父许配给木石罗为妻。

罗桑：贡布的管家，四十多岁。

扎西：尼玛次仁的管家，四十多岁。

七指狼：茶马古道上的大杀客，四十多岁。

珠玛土司：五十多岁，神川铁桥女土司。

拉姆：珠玛土司的女儿，二十多岁，格桑加措的表妹。

刘老板：云南会馆的掌柜，汉族人，四十多岁。

黄相成：西北马帮的马锅头，四十多岁。

张处长：国民党交通部处长，五十多岁。

小沙弥：日本军人，二十多岁，扮做静安身边的哑巴沙弥。

第一集

序：江河大地 日 外

[青藏高原东西结合部，横断山脉苍茫起伏。

[金沙江、怒江、澜沧江三条大江并流而下。

[茶马古道蜿蜒盘旋……

画外音：

1942年，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。日军切断了所有通往中国战区的通道，滇缅公路被迫中断，使外国援华物资无法进入中国。一条贯穿滇、川、藏的茶马古道，成为中国大西南各民族的一条生命线。

1. 丽江万神园 日 外

[白云环绕的雪山下，数百尊木刻东巴神像默然屹立在苍茫原野中。

[众神像前，年老的大东巴手拿法器缓慢地跳着祭祀舞蹈。

[几十个小东巴手拿法器一动不动地围绕祭坛站立着。

[风吹动马帮旗幡。

[祭坛前，庞大的木家马帮列队默然等候着出发令。

[马帮队列中，大马锅头木石罗虔诚地注视着祭祀的大东巴。

[送行的木老爷深情地注视自己的二儿子木石罗，低头咳嗽了两声。

[祭坛上，大东巴仰望苍穹突然跪下，大喊着敲响了法器。

大东巴：云前无高坡，风前无大箐，天地来相帮，木老爷的马帮上路了！

[随着大东巴的喊叫，一瞬间，法器声、喊叫声惊天动地，几十个小东巴一起敲响法器，勇猛有力地舞蹈着吼叫起来。

[白云涌动，雪山下，几十个东巴豪放地舞蹈着、吼叫着，惊天动地。

[看着气势澎湃的祭祀舞蹈，木石罗脸上露出了笑容，他身边的给给舅舅咧嘴高兴地说。

给给：石罗子，我们可以放心上路了。

[木石罗默然点点头。

[木老爷和大儿子木茨格走过来。

木老爷：(深情地注视着儿子)路上要小心，日本飞机到处乱炸，要找隐蔽山路走。到了拉萨，多去看看你姑姑……这次去得匆忙，也没给她带什么东西……她离开家二十多年了，要是真想回老家(咳嗽)，你就带她回来。

木石罗：(点点头)阿爸，你放心，小日本的飞机炸不到雪山。家里的事，你多让阿哥去办，你的病需要好好养……

[木老爷看着儿子欣慰地点点头。]

木石罗：(不放心地看着哥哥)阿哥，阿爸身体不好，家里的事你要多费点心。

木茨格：(一脸忠厚)我会把家里照顾好的，你放心上路吧，早去早回。

[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大风的呼啸声。所有的人沉寂下来。]

[突然一股强风吹了过来，木家马帮的大旗旗杆当风折断。]

[木茨格满脸恐慌，拉住木石罗的手。]

木茨格：阿弟，变天了！你还是别着急上路了！

木石罗：我不能再等了！茶叶再送不到拉萨就要出人命了，尼玛姑夫也在焦急地等着我去。无论刮多大的风，我都得去！

[木夫人忧虑地看着木老爷。木老爷凝视着远方。]

木老爷：空穴来风，应该没有什么大风雨！

[木石罗点点头，最后看一眼父亲、母亲和哥哥，将折断的木家大旗插在背后，利索地翻身上马，果断有力地大声喊道。]

木石罗：我们是开天九兄弟的后代，雪山会为我们让开道；我们是创世七姐妹的儿子，彩虹能为我们架桥。木家马帮没有翻不过的高山、过不去的江河，再大的风雨也阻挡不了我们！兄弟们，出发！

[随着木石罗的出发令，给给舅舅吹响了过山号。]

[号声中，雪山下，木家马帮浩浩荡荡上路了。]

2. 赶马调声中，一组木家马帮上路镜头。

[雪山古镇辉映，木家马帮浩浩荡荡穿过束河古镇。]

[头骡头顶红花昂首挺胸走在队列最前列，二骡脖子上挂着响彻四方的铃铛紧随其后。]

[木家号旗飘扬，木石罗骑着高大的骏马跟随马帮而行。一片纳西族风情的街道、民俗生活，跟随行进的马帮一一展现在人们眼前。]

[山花遍地的坡地草原，木家马帮远远走来，远远而去。]

3. 一轮明月下，玉龙雪山静静屹立在苍茫大地上。

4. 木府 夜 内

[稀疏的月光下，木府，木夫人在堂屋中三朵神像前虔诚地敬香。]

[木老爷走来默然注视着夫人。]

[木夫人敬完香转身，一脸忧虑地看着丈夫。]

[木老爷安慰地看着夫人。]

木老爷：夫人，睡觉吧。

木夫人：不知道怎么了，石罗子这次去拉萨，我心里总是不塌实。

木老爷：走拉萨，他又不是第一次，再说这次还有他舅舅跟着，你有什么放心不下的！走吧，睡觉去！

[月光下，木夫人搀着木老爷离开了堂屋。]

5. 江边马道 日 外

[两山峡谷转弯处，江水奔流、轰鸣。]

[江边狭窄的马道上，木家马帮成一条线，缓慢小心地走来。]

[木石罗跟随着头骡，牵着马谨慎而行。]

[峡谷中，突然从远处传来传递信号的锣声。]

木石罗：(听到锣声立即高喊)给给舅舅，对面来马帮了，赶紧吹号，让队伍停下来。

给给：(有些气恼地取下过山号骂道)哪来的马帮，这时候过来跟老子抢路，我看他是木鱼张嘴——等着挨敲。

[给给骂归骂，举起过山号吹起来。]

[狭窄的马道上，木家马帮的马脚子们闻号得到命令，各自将自己牵着的骡马停了下来。]

[木石罗站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向远处眺望着。]

[突出的山崖遮挡住了视线，看不到对方马帮。]

木家锣手：(背着锣跑了过来)二少爷!

木石罗：(看一眼锣手)木昆，赶快，问问他们有多少匹骡马。

[木昆击锣用锣语向对方发出了问讯，变化的鼓声远远传送出去。]

[“咿、咿咿、咿咿咿……”远处的锣声传来回答。]

木昆：回二少爷，对方说，他们只有三十头骡马。

木石罗：(想了想)他们骡马少，我们让开道，让他们先过。

给给：凭什么让他们先过，问问他们是谁的马帮。

[木昆不知道听谁的。]

木石罗：不管是谁的马帮，马帮遇险道，骡马多的让少的先过，这是茶马古道上的规矩。(坚决地)木昆，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先过来，我们让道给他们。

[木昆答应一声敲响了锣。]

[“咿、咿……”的鼓声中，木家马帮紧贴山崖让开了马道。]

[木石罗和给给舅舅站在一起，向对面眺望着。]

[一个藏族马帮在山道上远远而来。]

给给：(注视着飘荡的藏族马帮旗，兴奋地)石罗子，看清楚那面旗没有，对面来的是该死的格桑家马帮!(给给从马背上拔出长枪)。

木石罗：(注视着前方)舅舅，你最好把枪收起来。

给给：我为什么要收枪，这些年，该死的三江土司放纵他这个儿子，勾结土匪，明里暗里抢了我们多少货，杀了我们多少人，今天不收拾他们还等什么!

木石罗：(厉声道)要收拾他们，也不能在这里收拾，他们不讲茶马古道上的规矩，我们必须讲!

[藏族马帮走近了。]

给给：(气恼地举枪)规矩是对人讲的，对豺狼讲规矩是傻子!

[给给举枪射击，木石罗伸手挡开给给的枪口。]

[“砰”一声枪响，震动山谷。]

[对面的藏族马帮愣住了，马脚子们立即紧张地拔枪准备战斗。

[藏族马帮大马锅头，三江土司的大少爷格桑加措镇定地望一眼前方，带着持枪的随从大步向站在路中的木石罗走来。

[木石罗注视着走来的格桑加措一行。

格桑：（站住脚拔出枪大声）木石罗，我们两家三十年的仇，你今天是不是想在这了结了？

木石罗：（大声道）险道不寻仇，这是茶马古道上马帮的规矩，今天我是去拉萨送茶叶的，我们两家的仇找机会再慢慢清算！

格桑：好，木石罗，你不愧是茶马古道上的大马锅头，既然如此，你们让开道，让我们先过去！

[给给带着马帮护卫举着枪挡在路中厉声道。

给给：格桑，你今天别想走，这些年，你勾结土匪做了多少恶毒事！老子今天要跟你算总账。

格桑：（不屑地）给给，跟我算账轮不到你，三十八年前，木石罗的爷爷当叛徒害死了我爷爷，害死了十八勇士，这仇我们至今还没报……

木石罗：（愤怒地打断格桑的话）格桑，你给我听着，十八勇士到底是怎么死的，现在还是个谜，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，你最好不要侮辱我的爷爷！

[格桑看着木石罗一时没有了话说。

[木石罗看一眼格桑，转头对给给和举着枪挡住道的木家护卫。

木石罗：你们把枪给我放下来，让三江土司家的马帮过去。

给给：（不服气地）凭什么让他们先过去？

木石罗：凭我是茶马古道上的大马锅头，我叫你们把路让开！

[格桑注视着给给和拦路的木家护卫。

[给给看一眼不可侵犯、威严无比的木石罗，无可奈何地和护卫们放下枪让开道。

[格桑愣愣地看着木石罗，看着让出来的山道。

木石罗：（注视着格桑）格桑加措，你还等什么，走吧！

[格桑佩服地看一眼木石罗，对手下一挥手。

格桑：上路！

[山道上，格桑带着马帮缓慢地从木家马帮让出来的山道上经过。

[格桑和木石罗擦肩而过时，两人冷冷地对视一眼。

[给给愤恨地盯着格桑经过的背影。

[格桑的二锅头强巴在经过木家的头骡时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一根细如发丝的银针扎在了头骡耳朵后。

[头骡打了个响嚏，没有异常反映。

[强巴阴笑一下走过去了。

6. 江边宽阔地 日 外

[木家马帮行进而来。

[给给不满地来到木石罗身边。

给给：石罗子，舅舅想不通，今天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了格桑那小杂种。

木石罗：舅舅，我不让你杀格桑，是要你遵守险道不寻仇的规矩。

给给：规矩是死的！

木石罗：规矩是死的，但是它是有道理的，在那么危险的地方寻仇，一旦动起手来，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，这样报仇有什么意义。

给给：（依然不服气）反正你说什么都是对的。

木石罗：再说，我们现在的最重要的就是带着茶叶顺利到达拉萨。

〔马帮在江边缓慢行进着。〕

7. 山间谷地 日 外

强巴：（快步跟上格桑得意地道）大少爷，我跟你打赌，木家的马帮这回肯定是走不到拉萨了。

格桑：（转头注视着）强巴，你老实说，你对木家马帮是不是做什么手脚了？

强巴：（讨好请功）大人英明，我在木家的头骡耳朵后插了一根迷魂针，这时候，头骡该发疯了！

格桑：（鄙视地看一眼）强巴，这样的事，你要再做，我就砍了你的头！

强巴：（吓得一吐舌头跪在地上）格桑大人，奴才再也不敢了。

〔格桑不再理会强巴，打马前行。〕

8. 江上铁索桥 日 外

〔木家马帮队伍缓缓而来。〕

〔木石罗紧跟着头骡而行。〕

〔给给悠闲地哼唱着赶马歌。〕

〔行走到桥中的头骡突然撒腿乱蹦乱跑起来。〕

木石罗：（大喊着上前拽住头骡）乌蒙花，你怎么了？！

〔头骡乌蒙花疯了般乱蹦着，木石罗拼命拽着乌蒙花，想控制住发疯的头骡，铁索桥剧烈地晃动起来。〕

给给：（惊慌地大喊着，摇晃着向木石罗走来）石罗子，乌蒙花怎么了？

木石罗：（紧紧拽着乌蒙花）像是中毒了……

〔木石罗话没说完，乌蒙花猛地一窜，拖着木石罗一起翻身下桥。〕

〔给给惊慌万分地冲过来想抓住木石罗。〕

给给：石罗子！

〔木石罗和头骡，跌进翻腾轰鸣的江水中。〕

给给：（手伸在半空，绝望悲怆地大喊）石罗子，石罗子！

〔江水翻滚，轰鸣而下，落水的头骡和木石罗踪影全无。〕

〔给给悲痛万分地瘫坐在桥上。〕

〔所有木家马脚子望着翻滚而下的江水惊呆了。〕

9. 山野，电闪雷鸣，下起了倾盆大雨，天地一片昏黑。

10. 木府 夜 内 雨

[风雨拍打着没有关闭的窗户。]

[木老爷躺在床上咳嗽着。]

[木夫人走过来担心地看着窗外。]

木老爷：你在看什么，把窗子关上，雨都进屋了。

木夫人：这么大的雨，石罗他们不知道走到哪了，有没有淋雨？

木老爷：你就不要那么担心了，你儿子不是泥做的，这点雨算什么……

[木夫人忧虑地关上了窗。]

11. 山野江边 黎明 外

[雨后的天空，山野格外美丽。]

[给给焦急、疲惫地在江边寻找，喊叫着“石罗子，石罗子……”]

[马脚子们沿江寻找，喊叫着“大马锅头……二少爷……大马锅头……”]

12. 江边 日 外

[烈日当空，乱石堆中给给沮丧绝望地望着江水发呆。]

[马脚子们围了上来。]

木昆：给给总管，你拿个主意吧，我们是往前走，还是回去？

给给：（声音沙哑、颤抖着）没有了石罗子，没有了头骡，我们怎么往前走？我就觉得出发前断了大旗没好事儿！（绝望地）我们去不了拉萨，也……也回不了家了。

马脚子甲：拉萨去不了，家还是可以回去的。

给给：（悲痛地）回去，怎么回，石罗子没有了，我……我怎么向老爷和姐姐交代，石罗子是他们的命根子啊！

[所有人都沉浸在悲伤中，没有人再说话了。]

[山谷中惟有江水轰鸣、咆哮。]

13. 江边淤泥滩 山路 日 外

[斜阳下，木石罗一动不动地趴在淤泥滩上生死不明。]

[少顷，木石罗挣扎着从沙滩上爬起来，摇晃着走了两步，又一个趔趄倒在了山路旁的淤泥中。]

[一片死寂中，一阵清脆马铃声在山间响起。]

[山道上一小队白族马帮走了过来。]

[马帮中一个高贵的白族姑娘——花依骑着骡子，一打眼发现了倒在路边的木石罗，立即勒住骡子对家奴道。]

花依：阿奴，路边有一只受伤的花豹，你看看他还有没有救！

家奴：（不愿管闲事斜眼瞄一下木石罗）大小姐，这人恐怕死了好多天了，我们还是抓紧

时间赶路吧。

花依：(跳下骡子)一点慈悲心都没有，下辈子还是奴才命……

[花依边指责家奴，边走到木石罗身边同情地查看。

[木石罗淤泥满身，腿上划出的伤口处血和泥混在一起。

[花依伸手在木石罗的鼻子下探了一下，感觉到呼吸，立即对家奴道。

花依：这人还活着，你们赶快给我救他，救不活他，你们一个个晚上都不许吃饭。

家奴：(哭丧着脸，招呼几个伙计)你们愣着干什么，来救人啊。

花依：你们先把他抬到河边洗干净了。

[几个人七手八脚抬着被淤泥包裹的木石罗向河边走去。

[花依站在路上关切地注视着河边的情景。

[木石罗被抬着放在河边，家奴浇水给木石罗洗脸。

[木石罗睁开了眼。

家奴：(吓了一跳，接着兴奋地喊)小姐，这人活了！眼睛睁开了！

花依：问问他是哪来的，要到哪去？

家奴：(注视着木石罗)哎，哎我们小姐问你从哪来，要到哪里去？

木石罗：(虚弱地)你们……是谁？

家奴：(傲慢地)我们是谁？我们是大理茶王杨家的人，你知道是谁救的你吗，是我们的大小姐——花依。

木石罗：(眼睛转动一下)我，没有死吧？

花依：你当然没有死，我们救了你。(花依注视着木石罗的穿着)哎，你是纳西人对吗？

木石罗：对！谢谢你们救了我，(挣扎着起来)再帮我一下，让我起来。

[几个家奴帮助木石罗站起来。

[木石罗摇晃着向岸边走。

花依：(担心地)喂，你伤成这样，能走吗？

木石罗：(摇晃着)我……能走，我得找我的头骡和马帮去……

[木石罗话没说完，两眼一黑，又一头倒在了地上。

家奴：(皱着眉头看着花依)小姐，怎么办？

花依：什么怎么办，救他啊……

[几个家奴不情愿地向木石罗走去。

14. 山边草地 日 外

[给给带着木家马帮垂头丧气地走来。

给给：(心事重重地停了下来对跟在身边的木昆)木昆，你带着马帮先返回丽江吧，我要是找不到木石罗，就不回家了。

木昆：(焦急地)给给管家，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回去吧！你让我先回去，见到老爷，我怎么说啊？

给给：你就实话实说，木家的头骡乌蒙花是茶马古道上最上等的头骡，它不可能无缘无故发疯。你告诉老爷，我要是找不到木石罗，就去杀了格桑给二少爷报仇！

木昆：(有些不解)杀格桑给二少爷报仇？

给给：我想来想去，头骡发疯，一定是格桑搞的鬼……你们回去吧，不要管我了……

[给给说完头也不回离开马帮掉头走了。]

[木昆无奈，带领马帮走上了回家的路。]

15. 森林边山路上 日 外

[白族马帮继续行进。半昏迷的木石罗由两个家奴用临时自制的担架抬着。]

[担架上的木石罗双眼紧闭，脸色发青，嘴唇乌紫干裂。]

[花依骑在马上，不时用担忧、同情地的眼光看一眼木石罗。]

[抬担架的家奴不情愿地看一眼木石罗，对花依说。]

家奴：大小姐，这人的伤口已经感染了，就算我们把他抬回大理，恐怕也是活不成了……

花依：你的意思是我们把他丢在路边，不用管了是吧？

家奴：他要是命大，也许自己能活过来。

花依：好，我知道你们累了，你们把他放下来吧。

[两个家奴如释重负地放了担架。]

花依：(跳下马来，对家奴)你们回大理去吧，我要留在这照顾这个要死的人。

[几个家奴愣住了。]

花依：怎么了，你们不是想早点回家吗，走吧，我让你们走。

家奴甲：(一脸苦相)大小姐，你，你就别戏耍我们了，你不走，我们哪里敢走。

花依：(没好气地看一眼家奴们)你们不敢走是吧，(四下望一眼)那就去给我扯几根红藤来，我要给他治伤。

[几个家奴立即答应着四散去树林中扯红藤。]

[花依拿出皮水袋，扶着木石罗的头，给木石罗喂水。]

花依：来，喝点水，把嘴张开。

[半昏迷的木石罗张开了干裂的嘴，花依把皮口袋中的水，一点点倒进木石罗嘴里。]

[木石罗艰难地吞咽着睁开了眼。]

花依：(欣慰地)你总算又醒过来了。

木石罗：(声音沙哑地)姑娘，我，不知道怎么感谢你。

花依：先别说这些了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
木石罗：(望着花依勉强地笑了一下)我叫木石罗。

花依：(一愣)木石罗，你是丽江木老爷的儿子？

[木石罗默然点了一下头。]

[几个家奴拿着红藤走了过来。]

家奴：小姐，红藤弄来了。

花依：放这吧。

[几个家奴放下红藤。]

[花依注视着木石罗，拔出怀中小刀，用火石点燃身边的干树叶树枝，将小刀烧红。]

[花依将小刀递给家奴，家奴疑惑地看着花依。]

花依：把他伤口旁的烂肉割下来。

家奴：（害怕地犹豫）小……小姐，这个……我下不了手……

花依：（生气地）你怎么这么没用……

家奴：我，我是没有用，我见血就怕……

花依：（抬头看几个家奴）你们谁来？

[几个家奴没有人吭声，都往后缩。

[花依咬着嘴唇不知道怎么办好。

木石罗：（缓慢地坐起身，伸手）姑娘，把刀给我吧，我自己来。

花依：（担心地看着木石罗）你自己行吗？

木石罗：（语气无力但很坚定）把刀给我吧。

[家奴看一眼花依，花依准许地点了一下头。

[家奴把刀给了木石罗。

[花依紧张地看着木石罗。

[木石罗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咬住一根木枝，下刀为自己治伤。

[花依不敢看地转过身去。

[花依身后，响起木石罗咬住木枝地声音。

[木石罗一头的汗。

[花依紧张地转过身来看着木石罗。

木石罗：（放下刀喘息着）好了……把红藤给我吧。

[花依看着木石罗充满了敬意，她把手中的红藤递给了木石罗。

[木石罗把带血的刀在火上烧了一下，用刀削掉红藤皮，把中间的木屑放在口中嚼烂，敷在自己裸露的伤口上，长长松了一口气。

花依：（细心地用手帕擦拭木石罗头上的汗水）不疼了？

[木石罗喘息着点点头闭上了眼。

家奴：（疑惑地）小姐，这红藤能治伤？

花依：当然能治伤，这叫“护血藤”，寺院里的和尚常用它止血疗伤，还能治断骨烂疮！

家奴：（点点头、注视着木石罗）小姐，他……他好像又不行了……

[花依关切地注视着木石罗。

[木石罗双眼紧闭呼吸急促。

花依：（突然领悟到什么，转身对四周的山林高喊）啊喂！山神、树神、水神、鸟神，求求你们，不要在这里迷惑木家少爷的灵魂，（转身对家奴说）快点给我点火，让我把这些来抢他性命的山神、树神赶走！

[山道上，家奴们在木石罗周围点燃一堆堆火。

[花依环绕着木石罗，翩翩起舞起来……

[透过火光，一个年迈的和尚——静安带小沙弥从远处走来。

[花依在火光中舞蹈着。

[静安站住很欣赏地看花依跳舞。

静安：姑娘用巫舞赶鬼（看一眼躺在地上的木石罗）只是不知道能否救活这地上的少爷。

[花依不理睬静安继续舞蹈着。

[静安打量着木石罗，盘腿坐下，在木石罗身边开始念起了佛经。

[花依的舞蹈中，木石罗缓慢睁开眼醒了过来。

家奴：小姐，木少爷醒了。

[花依松了口气，停止了舞蹈，汗水顺着花依娇美的脸颊流下。

[花依脸色微红，呼吸急促的来到木石罗面前。

花依：你总算醒过来了。

木石罗：(感激地看着花依)谢谢你。

花依：(看一眼静安)别光谢我，你还应该谢这位过路的师傅，他一直在为你念经。

木石罗：(看一眼静安)多谢师傅。

静安：木少爷不用客气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!

[木石罗看着静安和花依感激地点点头。

16. 丽江古城 木府门口 日 外

[木昆带着木家马帮垂头丧气地走来。

[大少爷木茨格从门内出来一眼看见回来的马帮，吃惊地迎过来问木昆。

木茨格：木昆，这是怎么回事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，(四下望)木石罗呢?

木昆：(看着木茨格伤心地哭起来)大少爷，二少爷他，他怕是永远也回不来了……

[木茨格惊呆了。

17. 木府内 日 内

[堂屋纳西族神龛三朵神像前青烟袅袅。

[病在床上的木老爷注视着站在床前的大儿子，不停的咳喘着，面色痛苦。

木老爷：木茨格，你听着，你弟弟的事，无论如何不要让你阿妈知道，她要知道你弟弟回不来了……也就活不成了。

[木茨格默然含泪点着头。

木老爷：(看一眼大儿子)男人流血不流泪，木茨格，你听着，你不要管家里的事情了，明天就带着马帮去拉萨。

木茨格：(伤心难过地)阿爸，我走了，家里怎么办?

木老爷：家里有我……

木茨格：你病成这样，我……我怎么能放心……

木老爷：你没什么担心的，乌云压不垮雪山，江水冲不倒岩石，你阿爸的病没什么大不了，可是我们给你姑夫尼玛老爷运的茶叶，要是不能按时到拉萨事情就大了……

木茨格：茶叶晚几天到拉萨应该没多大关系吧?

木老爷：要是在过去，晚到些日子是没关系。可是现在不行了，我没有告诉你，你尼玛姑夫昨天来了电报。说日本强盗占领了缅甸，云南的茶叶无法通过缅甸海运进藏。只有走滇藏线——茶马古道这一条路，可这条路，只有我们木家和中甸格桑家，是走全程的大马帮。现在拉萨茶叶断货了……我们运的茶叶要是不能尽快到拉萨，你尼玛姑夫的生意就面临危险，尼玛要是倒了，咱家在西藏的根也就彻底断了。

木茨格：阿爸，我明白了，可是就算我明天上路，也要三个月后才能到拉萨，你病成这样，阿弟生死不明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家里。

木夫人：（突然推门走了进来）木茨格，你不要担心你阿爸和阿妈，明天就上路吧！

[木茨格和木老爷有些吃惊地看着木夫人。]

木夫人：（掩饰着悲伤）你们不用这样看着我，木石罗的事情，我刚才已经听木昆说了……

[木夫人嘴上坚强，眼泪却顺着脸流了下来。]

木茨格：（难过流泪）阿妈，你别难过，阿弟只是没了下落，他也许活着。

木夫人：别安慰阿妈了，被江水冲走的石头都会被撞碎，何况是人。（给大儿子擦泪）木茨格，阿妈能流泪，你不要流泪，你是个男人，你要像你弟弟一样，生要像座大山，死也要像条大江。听你阿爸的话，明天就带领马帮上路，我们木家什么都可以丢失，就是不能丢失做人的气节和木家祖先的名誉。

木茨格：（难过地）阿妈……

木老爷：（挣扎地坐起来）木茨格……你阿妈的话说得对，你明天赶紧上路吧，从滇藏茶马古道的小南路进藏，不用过昌都，这么走只需两个月必定能到拉萨……

木茨格：（擦掉泪）好，我听阿爸、阿妈的，明天我就带着马帮上路。

[木夫人望着儿子再一次泪流满面。]

18. 澜沧江边 日 外

[两个家奴抬着伤势已经好转的木石罗，与花依、静安，从林中走了出来。]

木石罗：（不忍心地）你们还是放我下来吧，我已经好一些了，应该可以走了。

花依：木石罗，你就安心让他们抬着你走吧，你的伤口要是再流血，就是把神仙请来恐怕也救不活你了。

[木石罗无奈地不说话了。]

静安：（紧跟在担架边，找木石罗说话）木少爷！

木石罗：师傅请讲？

静安：您是木家少爷，请问木更老爷是你什么人？

木石罗：是我爷爷，师傅，你怎么知道我爷爷？

静安：丽江木老爷家，马走四方，名扬天下，谁人不知啊！，你爷爷现在好吗？

木石罗：（苦笑一下）我还没出生时，他就过世了……

静安：（叹息着念了声）阿弥陀佛。

花依：（插嘴）师傅，你是从哪来啊？

静安：贫僧从缅甸而来，打算到圣地拉萨去求法学经。

木石罗：（苦笑一下）我本来也是带着马帮去拉萨的……

花依：木石罗，你是怎么掉进江里的？

木石罗：（心情沉重起来）是因为我的头骡。

花依：头骡怎么了？

[木石罗脑中迅速闪现头骡发疯的一瞬间，格桑和木家的马帮相遇的一瞬间。]

木石罗：我的头骡，多半是被格桑加措下了毒手。

[花依一愣，几个家奴拿异样眼光看着花依。]